

**November 26, 1963**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Félix] Pita Rodríguez, Director of the Literature  
Division for the Cuban Federation of Poets, Writers,  
and Artists, and His Wife [Mrs. Pita]**

**Citation:**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Félix] Pita Rodríguez, Director of the Literature Division for the Cuban Federation of Poets, Writers, and Artists, and His Wife [Mrs. Pita]", November 26, 1963,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Gang er si Wuhan daxue zongbu et al, eds., Mao Zedong sixiang wansui (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vol. 5 (1961-1968) (Wuhan, internal circulation, May 1968): 66-69.  
<https://digitalarchive.umd.edu/document/240163>

**Summary:**

Mao and Pita Rodríguez discuss various topics such as the need to reform intellectuals and continue the fight against American imperialism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y also discuss the then recent assassination of US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on November 22, 1963.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Contents:**

Original Scan  
Transcript - Chinese

# 接見古巴詩人、作家和藝術家联合会 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主席：**欢迎古巴同志，欢迎古巴诗人。

**比达·罗德里格斯（以下简称比达）：**形式上我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者。

**皮诺·桑托夫大使（以下简称大使）：**主席身体好吗？

**主席：**夏天有些感冒。到南方走了一个月，身体好一些。在北京要看很多文件，到外面去可以爬山，可以接近群众。

**大使：**主席脸色比去年还好。

**主席：**去年何时见过？

**大使：**您接见古巴军事代表团时见过。

**主席：**大使身体好吗？你们二位（指比达夫妇）怎样？

**比达：**我们身体很好。我们非常幸福，在中国我们变得更年轻了。

**主席：**你们到中国多久了？

**比达：**两个月了。到南方访问了一个月。我们在上海时，听说主席也在上海。

**主席：**那时正是南方秋收的季节。

**比达：**在上海，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是我们长期以来钦佩的文豪。

**主席：**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馬列主义者。

**比达：**不久以前，古巴全国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选集》十万册。这在古巴是个大数字，在中国是微不足道。古巴一本书，一般出三万册就很多了。这说明，古巴人民对鲁迅是多么崇敬。

**主席：**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墮落的文人，他采用了“落文”为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比达：**对敌人不能给以喘息的机会。

**大使：**这是真理，可用在生活各个方面。

**比达：**我们很荣幸地访问了您的故乡韶山。

**主席：**那是个小地方穷地方，山多地少，可以去看看。

**比达：**韶山对我们来说，不是值得去看看，而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瞻仰了一个产生革命根源的地方。

**主席：**过去韶山穷人很多，常侵犯大地主，被大地主称为土匪。我们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蒋介石还称我们是“共匪”。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侵略者”。我看这些名字倒不错。他们说我们，第一侵略中国，因为我们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第二侵略朝鲜，因为我们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第三侵略西藏；还说我们侵略越南、老挝。大概也说你们在侵略古巴吧！

**比达：**他们是如此说的。

**大使：**的确，鲁迅著作，毛主席著作在“侵略”古巴。

**主席：**哈哈！美国说你们要“侵略”拉丁美洲。我看值得“侵略”一下。

**比达：**美国害怕古巴星星之火燃烧起拉丁美洲的大火。

**主席：**两个哈瓦那大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第二个。古巴革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使古巴能存在下去；第二个任务是帮助拉丁美洲革命取得胜利，让美国的“后院”烧起火来。每个国家都有革命党，有些所谓革命党不革命了。但总有革命的人，如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都有革命者。你们国家旁边的两个国家海地、多米尼加也有革命者。很多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跑。这不要紧，总有革命者起来。古巴即如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开始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吧？

**大使：**不是。

**主席：**有马列主义者参加，如格瓦拉同志。你（指比达）多大年纪？

**比达：**五十四岁。

**主席：**你和格瓦拉的年纪差不多吧？

**比达：**大一些。

**主席：**比罗加呢？

**比达：**小一些。

**大使：**格瓦拉四十五岁。他是古巴革命领导成员中最老的一个。

**比达：**古巴革命几乎是青年人搞起来的。

**大使：**有点象中国革命，开始时领导同志都很年青。

**主席：**一般说来，年青人比较进步，但并不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抛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命。其称号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有这几类人。

**比达：**完全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改造过程。我们的革命青年能看到革命前景，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革命，也有的在胜利后参加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在观望。

**主席：**让他们看看。北京也有一些人在观望：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反修斗争究竟如何？他们也要看看。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浪，他们总要动摇。

**比达：**他们的“耐心”太大。

**主席：**他们只好看看，我们也只好看看。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不杀他们。你（指大使）在北京住了几年？

**大使：**三年。

**主席：**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而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张××（以下简称张）：**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达：**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主席：**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溥仪今年五十七岁了。

**比达：**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主席：**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大使：**向主席提一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今后的前景如何？

**主席：**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斗我们不赢，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阶级。美国出了这样的乱子，即一个总统白天被人打死了。你们国家下了半旗没有？

**大使：**没有。

**主席：**奏哀乐没有？

**比达：**没有。

**主席：**我们没有下半旗，没有奏哀乐，也没有打电报吊唁。

**大使：**我们得到国内的指示：如果中国同志下半旗，我们也下半旗。

**主席：**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这不是一人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们国家改变了制度，不是换了巴蒂斯塔个人，巴蒂斯塔没有死吧？

**大使：**没有。

**主席：**但他对古巴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除非革命。其次为这一垄断集团与另一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所谓盟国问题，美国与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矛盾，美国与尼赫鲁、铁托也有矛盾。你（指大使）到过印度吗？

**大使：**在印度呆过几天，深刻的印象是，印度与中国有鲜明的对比。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主席：**印度人民，百分之九十不赞成尼赫鲁的统治。印度半数以上的人很穷苦，印度的状况比缅甸还差。你（指大使）到过缅甸吗？

**大使：**没有。

**主席：**总之，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分子对肯尼迪之死如同丧亡了父母一样悲痛呢？这反映了世界不稳，一些依靠资产阶级“明智”派的人，“明智”派一倒就吓慌了。这些所谓的“明智”派就是在你们猪湾（即吉隆

滩)登陆的指挥者,也是去年十月加勒比海事件的主持人。吉隆滩事件,艾森豪威尔未做过。只有你们有警觉。你们领导者提出一手拿砍刀(割甘蔗,生产用的),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能放弃这口号。美国奈何不了你们。依我看来,是美国怕你们,不是你们怕美国。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当然,小的也有点怕的,说一点不怕也不真实。美国飞机每天在上空飞,那么多海军陆战队,又有关塔那摩基地,如何不令人担心。但大局说来,是大的怕小的。在南越,美国与南越统治者的力量不小,可是胜利没有希望,美国与南越统治者怕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你(指大使)想不想去南越看看?

**大使:**我去过越南民主共和国。

**主席:**到越南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如何搞游击战,使美国人如此惊慌。你(指比达)就要回去了吗?

**比达:**明天走。

**主席:**可惜没有抽点时间到越南去看一看。

**比达:**这也需要我再来一次。

**主席:**下次来,到越南北方调查南越游击战的情况。再去看看朝鲜人民共和国。看看他们如何搞自力更生的。他们经过大破坏,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美国把朝鲜炸得稀烂。但是,现在不仅工业,而且农业都解决了问题,真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中国经验当然应该研究。朝鲜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只有七百万人口。被美国搞去了二百多万(战争死亡的不算)。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今,十年来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发展了。人口也增加很快,由七百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

**大使:**我们占了毛主席很多时间。主席谈到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美国发生肯尼迪事件,主要因素是内部矛盾。这是否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应予以更大的注意。帝国主义一贯玩弄两手,一手和平,一手战争。有人说肯尼迪之死是主张战争的人干的,当然我不是说肯尼迪是明智派。

**主席:**也可能,但现在搞不清楚。美国不暴露谁杀死肯尼迪。可以设想肯尼迪事件对共产党有利一些,民主党受到一次大打击。共和党有好几派,究竟那一派干的,不知道。现在总统约翰逊能否当选还是个问题。他的威望不及肯尼迪。这个人要钱,名声不好,是个大贪污分子。我国搞五反,他是五反对象。(众笑)

**张:**主席该休息了吧!

**主席:**没有关系,多谈一会儿。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变化,你们自己看到了。古巴就在美国门口几十海里,起了变化,谁能说古巴没有起变化呢?中国变化了,这也是事实,我是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了。北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来不了嘛!非洲也起了很大变化,亚洲也起了很大变化如印尼、柬埔寨等,小小的柬埔寨竟敢拒绝“美援”,为何有此大肚?只因为:第一,美国要他的命;第二,国内人民的觉悟;第三,法国、中国帮助他们。柬埔寨人口跟古巴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发生了怪现象,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三千万美元,过去共“援助”了三亿几千万美元,柬埔寨感到美“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收买干部,腐化干部,并搞颠覆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柬埔寨拒绝美“援”。好吧,就谈到这里。

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主席：欢迎古巴同志，欢迎古巴诗人。

比达·罗德里格斯(以下简称比达)：形式上我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者。

皮塔·桑托夫大使(以下简称大使)：主席身体好吗？

主席：夏天有些感冒。到南方走了一个月，身体好一些。在北京要看很多文件，到外面去可以爬山，可以接近群众。

大使：主席脸色比去年还好。

主席：去年何时见过？

大使：您接见古巴军事代表团时见过。

主席：大使身体好吗？你们二位(指比达夫妇)怎样？

比达：我们身体很好。我们非常幸福，在中国我们变得更年轻了。

主席：你们到中国多久了？

比达：两个月了。到南方访问了一个月。我们在上海时，听说主席也在上海。

主席：那时正是南方秋收的季节。

比达：在上海，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是我们长期以来钦佩的文豪。

主席：鲁迅是中同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

比达：不久以前，古巴全国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选集》十万册。这在古巴是个大数字，在中国是微不足道。古巴一本书，一般出三万册就很多了。这说明，古巴人民对鲁迅是多么崇敬。

主席：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采用了“落文”为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比达：对敌人不能给以喘息的机会。

大使：这是真理，可用在生活各个方面。

比达：我们很荣幸地访问了您的故乡韶山。

主席：那是个小地方穷地方，山多地少，可以去看看。

比达：韶山对我们来说，不是值得去看看，而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瞻仰了一个产生革命根源的地方。

主席：过去韶山穷人很多，常侵犯大地主，被大地主称为土匪。我们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蒋介石还称我们是"共匪"。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侵略者"。我看这些名字倒不错。他们说我们，第一侵略中国，因为我们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第二侵略朝鲜，因为我们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第三侵略西藏；还说我们侵略越南、老挝。大概也说你们在侵略古巴吧！

比达：他们是如此说的。

大使：的确，鲁迅著作，毛主席著作在"侵略"古巴。

主席：哈哈！美国说你们要"侵略"拉丁美洲。我看值得"侵略"一下。

比达：美国害怕古巴星星之火燃烧起拉丁美洲的大火。

主席：那个哈瓦那大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第二个。古巴革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使古巴能存在下去；第二个任务是帮助拉丁美洲革命取得胜利，让美国的"后院"烧起火来。每个国家都有革命党，有些所谓革命党不革命了。但总有革命的人，如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都有革命者。你们国家旁边的两个国家海地、多米尼加也有革命者。很多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跑。这不要紧，总有革命者起来。古巴即如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开始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吧？

大使：不是。

主席：有马列主义者参加，如格瓦拉同志。你（指比达）多大年纪？

比达：五十四岁。

主席：你和格瓦拉的年纪差不多吧？

比达：大一些。

主席：比罗加呢？

比达：小一些。

大使：格瓦拉四十五岁，他是古巴革命领导成员中最老的一个。

比达：古巴革命几乎是青年人搞起来的。

大使：有点像中国革命，开始时领导同志都很年青。

主席：一般说来，年青人比较进步，但并非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抛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命。其称号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

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有这几类人。

比达：完全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改造过程。我们的革命青年能看到革命前景，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革命，也有的在胜利后参加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在观望。

主席：让他们看看。北京也有一些人在观望；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反修斗争究竟如何？他们也要看看。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浪，他们总要动摇。

比达：他们的"耐心"太大。

主席：他们只好看看，我们也只好看看。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不杀他们。你（指大使）在北京住了几年？

大使：三年。

主席：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而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张××（以下简称张）：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达：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主席：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溥仪今年五十七岁了。

比达：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主席：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大使：向主席提一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今后的前景如何？

主席：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斗我们不赢，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阶级。美国出了这样的乱子，即一个总统白天被人打死了。你们国家下了半旗没有？

大使：没有。

主席：奏哀乐没有？

比达：没有。

主席：我们没有下半旗，没有奏哀乐，也没有打电报吊唁。

大使：我们得到国内的指示：如果中国同志下半旗，我们也下半旗。

主席：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这不是一人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们国家改变了制度，不是换了巴蒂斯塔个人，巴蒂斯塔没有死吧？

大使：没有。

主席：但他对古巴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除非革命。其次为这一垄断集团与另一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所谓盟国问题，美国与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矛盾，国与尼赫鲁、铁托也有矛盾。你（指大使）到过印度吗？

大使：在印度呆过几天，深刻的印象是，印度与中国有鲜明的对比。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主席：印度人民，百分之九十不赞成尼赫鲁的统治。印度半数以上的人很穷苦，印度的状况比缅甸还差。你（指大使）到过缅甸吗？

大使：没有。

主席：总之，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分子对肯尼迪之死如同丧亡了父母一样悲痛呢？这反映了世界不稳，一些依靠资产阶级“明智”派的人，“明智”派一倒就吓慌了。这些所谓的“明智”派就是在你们猪湾（即吉隆滩）登陆的指挥者，也是去年十月加勒比海事件的主持人。吉隆滩事件，艾森豪威尔未做过。只有你们有警觉。你们领导者提出一手拿砍刀（割甘蔗，生产用的），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能放弃这口号。美国奈何不了你们。依我看来，是美国怕你们，不是你们怕美国。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当然，小的也有一点怕的，说一点不怕也不真实。美国飞机每天在上空飞，那么多海军陆战队，又有关塔那摩基地，如何不令人担心。但大局说来，是大的怕小的。在南越，美国与南越统治者的力最不小，可是胜利没有希望，美国与南越统治者怕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你（指大使）想不想去南越看看？

大使：我去过越南民主共和国。

主席：到越南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如何搞游击战，使美国人如此惊慌。你（指比达）就要回去了吗？

比达：明天走。

主席：可惜没有抽点时间到越南去看一看。

比达：这也需要我再来一次。

主席：下次来，到越南北方调查南越游击战的情况。再去看看朝鲜人民共和国。看看他们如何搞自力更生的。他们经过大破坏，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美国把朝鲜炸得稀烂。但是，现在不仅工业，而且农业都解决了问题，真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中国经验当然应该研究。朝鲜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只有七百万人口。被美国搞去了二百多万（战争死亡的不算）。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今，十年来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发展了。人口也增加很快，由七百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

大使：我们占了毛主席很多时间。主席谈到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美国发生肯尼迪事件，主要因素是内部矛盾。这是否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应予以更大的注意。帝国主义一贯玩弄两手，一手和平，一手战争。有人说肯尼迪之死是主张战争的人干的，当然我不是说肯尼迪是明智派。

主席：也可能，但现在搞不清楚。美国不暴露谁杀死肯尼迪。可以设想肯尼迪事件对共产党有利一些；民主党受到一次大打击。共和党有好几派；究竟那派干的；不知道。现在总统约翰逊能否当选还是个问题。他的威望不及肯尼迪。这个人要钱，名声不好，是个大贪污分子。我国搞五反，他是五反对象。（众笑）

张：主席该休息了吧！

主席：没有关系，多谈一会儿。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变化，你们自己看到了。古巴就在美国门口几十海里，起了变化；谁能说古巴没有起变化呢？！中国变化了；这也是事实，我是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了。北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来不了嘛！非洲也起了很大变化，亚洲也起了很大变化如印尼、柬埔寨等，小小的柬埔寨竟敢拒绝“美援”，为何有此大胆？只因为：第一，美国要他的命，第二，国内人民的觉悟；第三，法国、中国帮助他们。柬埔寨人口跟古巴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发生了怪现象，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三千万美元，过去共“援助”了三亿几千万美元，柬埔寨感到美“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收买干部，腐化干部，并搞颠覆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柬埔寨拒绝美“援”。好吧，就谈到这里。